

東 北 史 論 叢

(下)

姚 從 吾 編 著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東 北 史 論 叢

(下)

姚 從 吾 編 著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究必印翻



有所權版

版初臺月九年八十四國民華中
版四臺月六年五十六國民華中

叢論史北東

角二元二 價定本基 冊下 冊二全

(費滙費運加酌埠外)

吾 從 姚 者 著 編
譽 元 黎 人 行 發
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

(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)

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經總外海

(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)

店 書 風 海

(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)

協(4151)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

(500)

下冊目次

一、說契丹的捺鉢文化·····	一
二、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遼燕後的轉變·····	三一
三、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·····	六五
四、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·····	一一八
五、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·····	一七五
六、成吉思汗的智囊團·····	二〇五
七、元邱處機年譜·····	二一四
八、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·····	二七七
九、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滅金戰事的分析·····	三〇五
十、黑鞏事略中新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跡考·····	三三九
十一、宋金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·····	三六四
十二、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·····	三七六

一、說契丹的捺鉢文化

一、引言 塞外草原文化中的契丹捺鉢文化

第十世紀到第十二世紀（九〇七——一二五），在我國遼河流域，熱河省東蒙古西遼河一帶建立大遼帝國的契丹族，據遼史與宋人的記載，也擁有一套獨立自主的文化。我們分析契丹族文化的本質與牠在我國塞外草原文化中的地位，稱契丹族的這種文化為漁獵文化，也就是田獵兼打魚的捺鉢文化。這種漁獵文化就我國東北與北方游牧區域的整個草原文化說，牠只是一個支派。牠所獨有的特點，就是由地理環境所形成的生活方式；游牧以外，兼事打魚捕鵝。原來我國歷史上的邊疆各民族，就東北與北部一帶說，如匈奴、突厥、蒙古；如烏桓、鮮卑、契丹；如渤海、女真、滿州等等，都是廣義的游牧民族。就他們的文化說，也都具有一種共同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。他們與中原漢族所建立的漢、唐、宋、明各朝代的農業文化相比較，區別顯著，面目各別。但是我們若就現存有關我國東北與北部各民族史料（包括傳說、記載、古物等），詳加分析，則感覺到我國東北與北部諸游牧民族與他們的文化，大同之中，仍有小異。我們依照地理環境與氣候、物產，大體上又可把他們區分成三個支派。就中匈奴、突厥、蒙古等可歸為一組。他們的生活方式，因為草地千里，河湖缺少，純粹以游牧田獵為主；打魚捕鵝所知無多，耕田種菜更覺生疏。我們稱這一組，或這一支派的文化為遊獵文化。烏桓、鮮卑、契丹等可歸為一組。他們的生活方式，因為居地松林較多，有山有水；除了田獵以外，

從事打魚捕鵝；有時也知道注重農耕。我們稱這一支派的文化爲漁獵文化。渤海、女真、滿州等族，可歸爲一組。他們的生活方式，由於黑水白山，更富於水草。因此田獵、打魚、耕植並重；遊牧、飛放、城寨雜行。我們可以稱這一支派的文化爲漁獵兼農耕的文化。第十到第十二世紀在西遼河與遼河流域建立遼朝的契丹族，既擁有一套田獵兼打魚的文化，牠自然是應當列在草原文化的第二組的。

說到契丹族漁獵文化的特質，我們可以拿他們的捺鉢生活與若干特殊習俗作爲代表。這些特質，一部份是契丹族所獨有的，或者說遼史中特別留有記載的；如四時捺鉢、如再生禮、如祭木葉山、如射柳祈雨等等。一部份是承襲東北與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傳統習慣；如東向、拜日；如世選、選汗；如燒飯、尙巫等等。四時捺鉢中的春水捕鵝、秋山射鹿；特殊習俗中的拜日、燒飯，女真（金）、蒙古（元）兩朝均曾繼續仿行。射鹿、重巫（沙漫教），在金朝更是特別崇尚。世選、選汗、柴冊禮，也可與元朝的怯薛世官，宗親大會（元朝祕史葉德輝刊本作忽哩勒台），前後比擬。這些塞外草原游牧社會的習俗，唐以前的古代（如史記、漢書中的匈奴傳；後漢書三國志中的烏桓、鮮卑傳；晉書載記；魏書、北周書、北齊書、新舊唐書中的北狄傳等），雖也有繁雜的記載；但均不如遼史營衛志、禮志等的具體而親切。我們若想研究我國這些東北區域的邊疆民族和邊疆文化，實在不得不歸功於承上啓下的契丹族，而推重遼史中的營衛志、禮志等對於這一方面的貢獻了。

關於第十世紀到第十二世紀契丹的文化。著者曾有若干論文發表：如契丹漢化的分析（戴大陸雜誌，臺北市四十二年二月）。阿保機時代的漢城（國學季刊、五卷一號），契單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（

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二期）等。這裏願將年來繼續研究契丹捺鉢生活與契丹若干特殊習俗的結果（這些都是契丹漁獵文化的骨幹），作一簡單的報告；名曰說契丹的捺鉢文化考。希望對於研究我國邊疆民族的歷史與邊疆民族的文化方面有所貢獻。契丹四時捺鉢問題，十年前方為我國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樂煥先生所注意。傅先生多年搜討，博覽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篇與北宋人文集，精心研究，曾草成十萬字以上的專著，遼代四時捺鉢考（五篇），又廣平淀續考（一篇），在民國三十四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（第十本第二分）與「六同別錄」，陸續發表。這幾篇專著對契丹史的研究，是一個開新紀元的大成就；可惜尚未引起我國與遠東史學界的注意。且為 Wittdgeel 與馮家昇合著的遼代社會史（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-1125）百科全書型，四百多頁，一九四九年在美國出版，實為遼史的分類翻譯，所未注意。（該書附錄中僅列有這篇論文，文中並未引用隻字。）這是很可惋惜的。這篇文章，大體上一依傅氏所得結果；所不同者則有下列的幾點：（一）將若干傅先生認為是假定的，依據新研究，改為肯定。（二）將若干論點，加以充實，如捺鉢建置考等。（三）如證實遼史營衛志以捺鉢為「行營」，就是元人楊允孚滌京雜詠，周伯琦的扈從詩所說的「納寶營盤」。又，上述若干拙著均注重討論契丹文化與中原漢化的關係；本文則側重述說契丹自有文化的特點。這也是我願意先向讀者聲明的。

二、契丹捺鉢文化的形成與性質

一、契丹捺鉢文化的由來

第十世紀契丹人的漁獵文化，是因為西遼河上游一帶，有山有水，所以居住在這裏的人民，因地制宜，漁獵并重，形成一種四季各有定時的營衛生活。這種營衛生活，遼史營衛志叫做「四時捺鉢」。營衛志並有很可喜的說明，而且保持了契丹人的立場；漢文氣息，尙不濃厚。可以使我們從這些說明中，窺見第十世紀前後契丹人捺鉢文化中漁獵生活的真象，因此甚爲可貴。關於契丹人捺鉢文化與漁獵生活的由來，遼史營衛志（卷三十一至三十三）中有很明白的解釋。略舉如左：

（一）遼史（卷三十二）營衛志（中）行營；說：「周官土圭之法；日東景朝，多風；日北景長，多寒。天地之間，風氣異宜，人生其間，各適其便。王者因三才而節制之。長城以南，多雨多暑；其人耕稼以食，桑麻以衣，宮室以居，城郭以治，大漠之間，多寒多風；畜牧畋漁以食，皮毛以衣；轉徙隨時，車馬爲家。」又曰：「遼國盡有大漠，浸包長城之境，因宜爲治；秋冬遼寒，春夏避暑。隨水草，就畋漁，歲以爲常。四時各有行在之所，謂之捺鉢。」

（二）遼史（卷三十一）營衛志（上）說：「翼州以南，歷洪水之變，夏后氏始制城郭。其人士著而居；綏服之中，外脩武衛，內撰文教，守其四邊。營衛之設，以備非常而已。并營以北，勁風多寒；隨陽遷徙，歲無寧居。曠萬里，寇賊奸宄，乘隙而作。營衛之設，以爲當然。其勢然也。有遷始大，設制尤密。居有官衛，謂之斡魯朵。（宮帳，或可汗所居之帳殿。）出有行營，謂之捺鉢。分鎮邊圉，謂之部族。有事則以攻戰爲務，閒暇則以畋魚爲生。無日不營，無在不衛。立國規模，莫重於此。」

（三）遼史（四十五）百官志：「遼之先世，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；氈車爲營，硬竈爲宮。御帳之官，不

得不謹。」（四十六）。「畜牧畋漁。固俗尚也。」

（四）同上（卷五十九）食貨志：「契丹舊俗，其富以馬，其強以兵；縱馬於野，弛兵於民；馬逐水草，人仰漣酪，挽強射生，以給日用。糗糧芻蕘，道在是矣。以是制勝。所向無前。」

依據上引遼史各節，我們對於契丹人捺鉢文化的由來，可得以下的認識。第一，捺鉢是「因宜爲治，秋冬遼寒，春夏避暑」，四時都有「行在所」。遼史稱爲行營，元朝祕史叫做營盤。並且這些「行在所」，是「隨水草，就畋漁」，每歲常有的。第二，捺鉢是出動時的行營，與居留時的幹魯朵，是有分別的。並且是「隨陽遷徙，歲無寧居」；「有事以攻戰爲務，閒暇則以畋漁爲生」；「立國規模，莫重於此」。第三，我們知道捺鉢生活是「毘車爲營，硬寨爲宮」；「縱馬於野，弛兵於民；馬逐水草，人仰漣酪；挽強射生，以給日用」。

二、捺鉢就是納拔或納鉢，一曰納實，譯意叫做四時行在所

捺鉢的意義，除上引遼史外，就前人所已知與最近所發見者，合而計之，約有以下四說。現在依時代先後，列舉如下。

（一）「捺鉢、猶言行在」。宋人龐元英「文昌雜錄」（學津討原本）：「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。契丹主四時皆有『捺鉢』，不曉其義。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聘，余充接伴使。問之，答云：『是契丹語，猶言行在也。』」「行在者，天子巡行所在之地。」這是漢人對於捺鉢的意譯，比行宮更覺親切。

（二）捺鉢一作納拔，漢言曰行帳。徐夢莘「三朝北盟會編」（卷十四）引馬擴「茅齋自序」說：「（1）「阿骨打是日已至契丹納拔行帳（袁祖安排印本）。前列契丹舊閣門官吏，皆具朝服。引唱舞蹈，大作朝見禮儀。每入帳門，謂之上殿。」（2）同上會編卷十五，又引自序說：「十一日辭朝，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拔行帳，前列契丹舊數坊樂工，作花宴。」馬擴所見的捺鉢，仍是契丹的舊捺鉢。自序所說教坊作樂等，可補遼史所不及。

（三）捺鉢者，猶言頓宿所。元周伯琦近光集扈從詩序，曾數次談到納鉢，彙舉如下。（1）扈從詩前序說：「大駕北巡上京（今察哈爾多倫縣），例當扈從。是日啓行，至大口，留信宿。歷皇后店、皂角，至龍虎臺，皆納鉢；猶漢言頓宿所也。」（2）又曰：「以是月（五月）十九日抵上京，歷納鉢凡十有八，爲里七百五十有奇。」（3）又扈從後詩序也說：「八月十三日至京師（北平）凡歷納鉢二十有四，爲里一千九十有五。」（又引見陳衍輯元詩記事卷二十）

（四）捺鉢者，車駕行幸宿頓之所。元楊允孚滌江雜詠（上）：「納寶營盤象輿來，畫簾氈暖九重開。大臣奏罷行程記，萬歲聲傳龍虎臺。」楊允孚在這首詩的下邊作有一個小註說：「龍虎臺納寶地也。凡車駕行幸宿頓之所謂之納寶，又名納鉢。」滌江雜詠以納寶爲營盤，初頗疑與元祕史所說的「嫩秃黑」，旁邊譯意作營盤者或有關係，追詳加推求，方知是兩件事。這裏是指皇帝行幸時的頓宿所。遼史營衛志所說的「四時捺鉢」，是長期遊牧一地的行在所。兩者性質，略有不同。

三、捺鉢建置形式考

遼代四時捺鉢既爲契丹歷朝皇帝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定期遊獵的「行營」；全國政令所從出的「行在所」；校獵講武、會議國政的重地；接見外國使臣，受納聘禮的汗庭；牠的構造如何？形式如何？內部設備如何？事關耶律氏一朝的大典，自應詳加考證，排比同時人的記載（遼史中所記載的與宋人所記述的），互證合觀，以助瞭解。

一、遼史所記捺鉢構造的情形

遼史（卷三十二）營衛志（中），「冬捺鉢」下，曾附有一段記述捺鉢構造的情形。這應當是捺鉢的總描寫；因爲重要，特轉錄全段原文並加解說如下。

皇帝牙帳（卽捺鉢本身）以槍爲使寨：用毛繩連繫。每槍下黑氍毹一，以氍（蔽）衛士風雪。槍外小氍毹一層，每帳五人；各執兵仗爲禁圍。

南有省方殿，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，皆木柱竹椽以氍爲蓋。彩繪楹柱，錦爲壁衣，加綉繡額。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。應榻皆以氍爲之，傳以黃油絹（用避雨雪）。基高尺餘；兩廂廊廡，亦以氍蓋，無門戶。

省方殿北有鹿皮帳；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。壽寧殿北有長春帳，衛以梗塞。宮（牙帳）全部用契丹兵四千人，每日輪番千人祇直。

禁圍外，卓（立也）槍爲寨。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。拒馬外設鋪，傳鈴，宿衛。每歲四時，周而復始。遼史中描寫整個捺鉢構造的情形的，應以這一段爲最詳細，最明白。可惜的是，事關建築工程，

文字記述不夠詳明；有些地方很難猜測。遼史中又沒有留下圖樣；實爲美中不足。著者曾多方翻檢十三世紀蒙古時代有關可汗行帳的記述（如元朝祕史，黑韃事略等），與滿清時代清宮巡狩熱河所留的圖片，并徵詢一二蒙古朋友的意見，試爲解說如下：

這一段的後面有八個字「每歲四時，周而復始」，特別重要。憑着這八個字，我們就可以知道：這一段雖記在冬捺鉢的下面；實際却不是專指冬捺鉢說的。因爲文中已經明白的說：這樣捺鉢的建置，是「每歲四時，周而復始」的。就是說不僅是冬季的捺鉢如此，而春季的捺鉢，夏季的捺鉢，秋季的捺鉢，雖因天時地形微有不同，設備各別，而大部情形也都是如此的。這是第一點。

這一段中的「皇帝牙帳」和春捺鉢所說的「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」，夏捺鉢所說「四月中旬起牙帳」，秋捺鉢所說「每歲車駕至」，與冬捺鉢最後一段所說「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」的「車駕」，都是指契丹皇帝巡行時住坐的宮帳說的。居有宮衛，謂之幹魯朵，是專指住居固定地點的宮帳。出有行營謂之捺鉢，是專指四時巡遊一定地區的宮帳。宮帳在巡行途中，隨水草，就田漁；叫做「牙帳」，也稱爲「車駕」。因此牙帳就是皇帝建牙的宮帳。這是第二點。

皇帝建牙的宮帳，每季出巡某一選定的地區，這時候叫做「行營」，也就是捺鉢。牠的構造是這樣的。先用無數木桿上端有檠刺的檠，就選定地區，插成「圈子」形的硬寨。再用許多毛繩圍繞檠桿，把他連繫起來，成爲一個營盤，或行營。每一檠桿上端，置有黑氈傘一，以蔽風雪，用以保護站崗的衛士。這是第三點。

硬寨周圍，環繞小形的氈帳一層。每帳可住五人，各執兵仗；與輪值站崗傘下的衛士，晝夜值勤。這樣的戒備與拱衛的範圍，叫做禁圍。這是第四點。

行帳裏邊又有牙帳，而且尚有各種殿亭。南部有省方殿；省方殿以北大約二里，另有一殿曰壽寧殿。兩殿的建築工程，都是用木爲柱，用竹爲椽（辭海：卽椽，音謂之桷。），用氈作蓋。柱施彩繪，壁張錦衣。壁上端加緋繡額。又用黃布繡龍作爲地衣（地毯）。窗戶榻扇，都用氈隔。外傳黃油絹（類似通用的油布），以當雨雪。殿基高一尺餘。兩廂廊廡，均用毛氈遮蓋，並無經常設置的門戶。這是行營中兩殿搭造的情形。這是第五點。

省方殿以北有鹿皮帳，帳次北有「八方公用殿」。壽寧殿北有長春帳，衛以硬寨。（疑作硬寨）。兩帳的用處已不能詳知。但「八方公用殿」，當即是契丹族各部部長或大臣到皇帝（或八部大人）牙帳時，自己休息或辦公的地方。這一點，現存瀋陽清朝故宮中的「八王亭」，就是一個可以互相印證的例子。這是第六點。

宮帳（卽整個行營）要用契丹兵四千人作拱衛。這四千人，分爲四班：一班一千人每日輪流當值。現存元朝祕史（卷九至十）曾說到成吉思汗宮帳護衛當值的組織，很可與捺鉢的守衛互相比較。成吉思汗宮帳的護衛制度，是四怯薛輪流守衛。每一怯薛當值三日。這種情形，很與遼史營衛志所說契丹捺鉢守衛的輪值情形相似。這是第七點。

當值時，白晝在禁圍外插槓爲寨；入夜時，則拔槍移插在皇帝寢帳的周圍。禁圍外四周設置「拒

馬」。拒馬，也作拒馬檣，是一種防守的器具，用以抵禦來侵的馬隊。造法以粗木爲架，上插橫木，用長檣斜貫橫木中，使檣外同。用時排列多架，以鎖連之。防禦夜攻，最爲得力。（茅元儀的武備志，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武經總略，中華書局的辭海對於拒馬檣均有圖，可以參看。）拒馬外邊，又設置鋪舍，傳鈴宿衛。鋪舍，即是小氈帳式的崗位。一人爲崗，多人爲鋪。鋪舍約如北平的「巡警閣子」。這樣的鋪舍分設在行帳的周圍，夜間傳鈴，以備宿衛。這是第八點。

二、宋人使遼者所述契丹捺鉢建置情形的事例

上邊所考，是遼史中所說捺鉢建置和組織結構的情形。西元第十一、十二世紀（一〇〇四年遼宋壇淵盟約以後），遼宋和平久處（一〇〇四——一二二〇），國交敦睦；賀正、弔慶，每歲多次。使節往來，號稱極盛。宋使至遼者往往皆到捺鉢謁見可汗，行禮接談，方能完成使命。宋人使遼者人才濟濟，不特使臣中文人學士，語錄，詩文，遺留甚多；而且多有軍事科學專家，觀國有識之人。因此宋人詩文集中對於契丹捺鉢的描寫，狀物述情，佳文甚夥。現在爲求對於契丹捺鉢建置的情形，更能明瞭計，特選錄以下數家，用便印證。南宋人彭大雅、徐霆所著黑韃事略對十三世紀初年蒙古人幹魯朵的情形敘述特詳，可供研究契丹捺鉢建置的參考，也兼採一二。

（一）宋綬的行程錄 宋綬，宋史卷二九一有傳。宋真宗天禧四年（遼聖宗開泰九年、一〇二〇年）以知制誥使遼，曾到木葉山；卽廣平淀的冬捺鉢，謁見遼聖宗。及還，上書言虜中風俗，曾說到契丹木葉山冬捺鉢內省方殿等的情形。撮錄如后，以供參考。

「木葉山本阿保機所，又云終天之地。東向設氈屋，題曰省方殿。無階，以毡藉地。後有二大帳，次北又設氈屋，題曰慶壽殿。國主帳在氈屋西北，望之不見。：：：又有九行宮，每宮置使及總管掌領。」（宋會要稿第一百六十二冊，蕃夷二，契丹部。）

（二）沈括的夢溪筆談 沈括，宋史卷三百三十一有傳。沈括是遼宋劃界交涉案中的重要人物。他曾於宋神宗熙寧八年（遼道宗大康元年，一七五五）夏季使遼，見道宗於夏捺鉢，永安山的積山（今熱河林西縣西北的北塔子以北）。沈括在所著夢溪筆談卷一中討論到中國衣服胡化的問題，曾連帶說到契丹夏季行營（捺鉢）的環境。由沈氏的敘述，我們可以想見契丹捺鉢與草原環境的關係。茲略舉要點如下：

「窄袖，緋緣短衣，皂鞢靴，縷鞢帶，皆胡服也。窄袖利於馳射，短衣長鞢皆便於涉草。胡人樂茂草，常寢處其間。予使北時皆親見之。雖『王庭』（捺鉢）亦在草薦中。予至胡庭日（應即懷山的夏捺鉢），新雨方過，涉草，衣袴皆濡；唯胡人都無所濡。」

（三）彭汝礪的鄱陽詩集 彭汝礪，宋史卷三百四十六有傳。他於宋哲宗元祐六年（一一〇九）使遼，在他所著鄱陽詩集（卷八）廣平淀詩序中，曾說到契丹行帳內的建築與宮殿，原文要點如左。

「廣平淀，謂虜地險阻，至此始廣大而平易云。初至單于行在（即捺鉢），其門以蘆箔爲藩垣，上不去其花以爲飾，謂之羊箔門。山棚以木爲牌。左曰紫府洞，右曰桃源洞；總謂之蓬萊宮，殿曰省方殿。山棚之前作花檻，有桃、杏、楊柳之類。前爲丹墀；自丹墀十步，謂之龍墀。殿皆設青花氈。其階高二三尺，闊三尋（八尺曰尋）；縱殺其半（約一丈二尺）。由階而登，謂之御座。」（以上也引見傳樂煥捺鉢考頁二六〇）

這裏敘述契丹的行帳，有些仍與上邊所引營衛志中的捺鉢相同。如省方殿；如殿皆設青花氈，階高二三尺；又如，山棚以木爲牌之類。彭汝礪到遼朝的時候，是在道宗大安七年，比沈括又晚十七八年。捺鉢中有些地方已較聖宗、興宗、道宗初年的情形進步多了。後於鄱陽集的記載，尙有北宋末年鍾邦直、許亢宗的述說。若拿彭汝礪所說，與下文鍾邦直許亢宗行程錄相比較則差異更大。這或者因爲彭氏所記者，乃是「出有行營，謂之捺鉢」的捺鉢。鍾氏所記者乃是居有宮衛之幹魯宋的幹魯宋。兩者有顯著的不同，那是當然的。

（四）鍾邦直的許亢宗宣和乙巳（一一二五）奉使行程錄 許亢宗所到的地方是金朝初年的上京會寧府，所接觸的是女真人。但因女真建國之初（一一一五——一一三五）一切因仍遼舊。這篇行程錄中所述女真初年行營（宮帳），亦即捺鉢的情形，可與上文所說契丹的捺鉢，互相比較；所以也選引幾句。

「……一望平原曠野，更無城郭。近闕，命去傘。北行百步，有阜宿圍繞，大三數頃，並高丈餘。云：皇城也。……聞鞞鼓聲入。樂作，闔門使引入，卽奉國書，及陳禮物于庭下。傳進，贊拜如儀。使副上殿以次就坐，餘並退。山棚之左曰桃源洞；右曰紫微洞。中作大牌曰翠微宮，高五七丈。榜額曰：乾元殿。階高四尺。階前爲壇，方闊一丈，名曰龍墀。殿內有兵千人，分兩壁立。……金主御座前，施朱漆銀裝金几案。樂部二百人，乃契丹教坊四部也，」

（五）宋彭大雅、徐霖「黑韃事略」對草地氈帳的描寫 南宋使臣彭大雅，徐霖於元太宗窩闊台